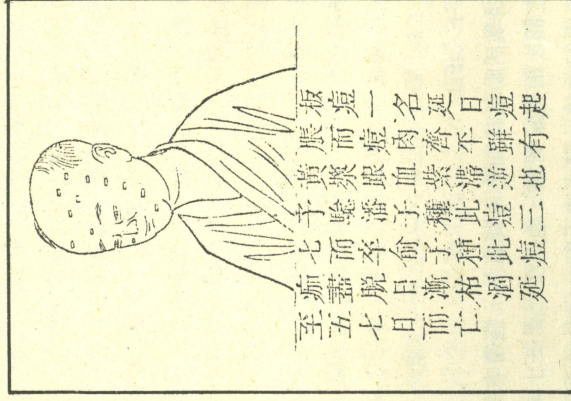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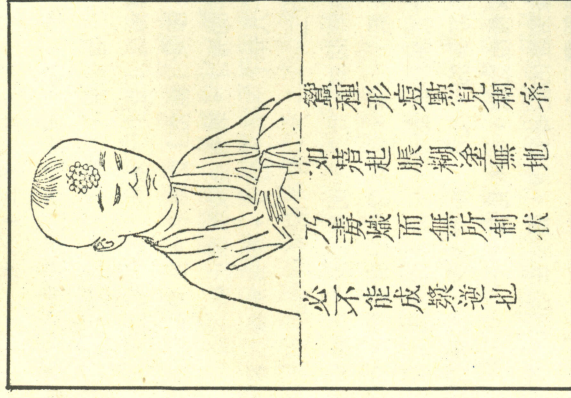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種痘的歷史

陳勝崑



預防天花以種痘為最好，在英國勤納（Jenner）發明種牛痘法以前，中國是以種人痘來預防天花的，這是最早的免疫學觀念。

一、第八世紀和第十一世紀初已有種人痘術之謎

中國的痘瘡（天花）從西域傳入，而種痘法據說是從印度傳入的。印度的種痘法，史家又多說它在紀元前已發明了。以我的管見，這些話都絕對不可相信。因為印度的許多醫學，在紀元前後，已有傳入中國，不應避免威脅人類最大的種痘法，到了第十六世紀中國才有正確的記載。自來討論中國究在何時才有種痘法，其說有三，一為十一世紀初葉時，峨嵋山的神人傳播世間的。清朱純嘏在痘疹定論中說：

宋仁宗時丞相王旦，生子俱苦於痘，後生子素，招集

諸醫，探問方藥，時有四川人請見，陳說：「峨眉山有神醫能種痘，百不失一。……凡峨眉山之東西南北，無不求其種痘，若神明保護，人皆稱為神醫，所種之痘稱為神痘。若丞相必欲與公郎種痘，某當往峨眉山教請，亦不難矣！」不踰月，神醫到京，見王素摩其頂曰，「此子可種！」即於次日種痘，至七日發熱，後十二日，正痘已結痂矣。由是王旦喜極而厚謝焉。……卷二種痘論

此一說也，為醫宗金鑑以下諸書所據。所謂「神痘」二字名稱，即源於此。第二為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董玉山牛痘新書竟說此法自唐開元間（七一三—一七四一）已傳入

：考世上世無種痘，諸經自唐開元間，江南趙氏，始傳鼻苗種痘之法。……種痘源流

此又一說也。惟一般人多信金鑑之說，而於董氏之言竟無提及。實則二說俱不可信，董說可不論，朱純嘏說峨眉山

神醫爲王旦子素種痘，稍具免疫常識的人，即無法相信。因初時僅知用痘衣痘漿，並沒有乾苗。汴京（開封）離四川的峨眉山有數千里之遙，往返需時，即用痘苗接種，當時並沒有保持痘苗到一個月以上的方法。我想那位峨眉山的神醫，怎樣能保持一個月時間的有效苗種？既然說是從北宋第十世紀後已有種痘術，爲何到十六世紀以前沒有人提過種痘術？這都是很顯然的破綻。不過在康熙以前，似乎還沒有此說。而造此異說的，究是何人？據章次公先生說，造此異說的，蓋一明季的遺民醫——胡璞。同治重修湖州府志說：

國朝胡美中名璞，以字行，崇禎後（公元一六四四—）素家而精於醫。……時無種痘法，託名峨眉山人創為之，後遂傳播。康熙壬辰（五十五年，公元一七一二年）後，不知何往，雍正初（一七二三—）有於金陵見之者。卷八十八人物誌

這裏除了說胡璞活動的時間有可疑者外，還帶有鄉曲之見。說胡璞因亡國後而棄家習醫，他至少已是三十歲左右之人，故有故國山河之痛。到了雍正初，已是一百四五十歲之人，而把發明種痘的榮譽歸於他，不知十六世紀中葉已有此術了。但宋眞宗時峨眉山人發明種痘術的謠言，當是胡氏所編造散佈的。自有此異說後，康熙以來，各地且有種痘仙師之廟，如清初時顧震濤吳門表隱記說，蘇州石馨巷中有種痘仙師，廟神爲宋峨眉山人，像如緬陽祖師的記載了。

二、十六世紀中國始有種人痘術

如上文所說，朱純嘏等謂種痘始於宋眞宗時峨眉山人固不可靠，而董玉山說唐開元時已有種痘術，更屬擊空之談。但究在何時始有此術？當以第三說明隆慶間最爲可靠。據我所知的文獻，中國之有種人痘術，至十六世紀才有正確的記錄。清俞茂鯤（天池）痘科金鏡賦集解說，種花始於明隆慶年間；即十六世紀的中葉：

……又聞種痘法起於明朝隆慶年間，寧國府太平縣，姓氏失考，得之異人。丹傳之家，由此蔓延天下，至今種花者，寧國人居多。……卷二種痘說

按俞氏此書成於雍正五年（一七二七），書中絕無種

痘始於宋時峨眉山人之說。然俞雖清初人，其說或仍有影響之談。請更直接證以明人之說。按明周暉瑣事剩錄云：

陳評事生一子，頗鍾愛。……其受用過分，未幾種痘夭。卷三小兒受用過分條第二十八葉

所說「種痘」，即清初王百家天花仁術序中的「種痘」。當是最初「種痘」的名稱，因痘字是後來的字，最初稱爲豌豆瘡，唐人遂稱爲「豆」，宋後才加疔爲痘了。所以剩錄的「種痘」，即是「種痘」之原名。按周暉字吉甫，上元人。明萬曆年間秀才。著有金陵瑣事正續二續共三集，並作於萬曆三十八年（一六一〇），瑣事剩錄六卷，則作於天啟間（一六二一—）。但所記陳評事的愛子因「種痘夭」，當是萬曆間事。此外，明程從周程氏醫案載「一兒布痘，痂中生蛆」一案，亦萬曆中已有種痘之文獻。更證以明鄒仲夔冷賞種疹的記錄，則俞茂鯤說種痘起於明隆慶年間的話，是可靠的。此外，據有人說，明萬曆間有醫學疑問，已詳載種痘之法，惜未見其書。

試更引幾條條旁證的記錄爲證。張琰在乾隆六年（一七四一）自序種痘新書云：

余祖承聶久吾先生之教，種痘莫衷，已經數代。

但我所見的聶氏之書，爲僅有痘疹慈航二卷，痘門方旨八卷，活幼心法八卷本，內容大略相同，顯係增改心法一書而成。惟慈航或近聶氏原書，但都無種痘之說。檢同治浙澆縣志、宣化縣志亦並無聶氏種痘的行誼。據痘疹慈航卷下或問所說，是反對豫解痘毒的，說他提倡種痘，恰居相反地位，原張氏之意，蓋指其祖承聶氏治痘之學而已。此外，黃百家自敘天花仁術中說：在康熙二十年（一六八一）到甬上種痘的補陽人傅商霖，他的曾祖思川，祖岐山，始以種痘術聞遠近的話。以三十年爲一世，即傅商霖的曾祖，當亦是隆萬間人，而張琰之遠祖亦萬曆間人。此也可做十六世紀中葉已有種痘術的一種旁證。

①按千頃堂書目卷六載有周氏金陵瑣事四集（剩錄六卷。）周星詔文瑞樓書目卷五天啓朝小說項下載周氏瑣事剩錄四卷。

②見大公报「中國的世界第一」，「第八八條周有尚「種痘。」

③按同治宣化縣志卷三名宦志，尚有聶氏醫學、醫案、痘科、痢科諸書，但不載慈航方旨二書。日本內

閱文庫漢書目錄尚有聶氏奇效醫述一卷。

三、人痘的接種法

在琴那（Jenner）未發明牛痘之前，人痘接種法，可說具有科學價值之最早的免疫法。所以有人說琴那發明牛痘，是與人痘接種法有關係的。

然而所謂人痘接種法者，是包括醫宗金鑑各種痘法，它有以下幾種：一痘漿法：是將痘粒之漿，以繅花繭染即塞入鼻孔；二早苗法：是以痘痂研細用銀管吹入鼻內的；三痘衣法：是以出痘小兒的內衣，衣於欲種痘的小兒，使其感染；四水苗法：是以痘痂調濕，先蘸棉花納入鼻孔。但從歷史發展階段來看，這四種種痘法，絕對不是同時發明，它必有先後之別。據我的推測：痘衣的方法，較為原始的種痘法，其次為痘漿，其次為早苗，而水苗最後。這與金鑑謂古法獨用水苗與近世始用早苗的先後不同，蓋金鑑以法之馴暴為前後，凡是古的東西都是好的觀念作怪也，請試言之。

凡事物必先從簡易入手，而種痘法亦必以痘衣之種痘法為先。據三岡識略說：

安慶張氏傳種痘法，云已三世。其法先收稀痘漿貯小瓷瓶，遇欲種者，錄小兒生辰，焚香置几上，隨取黃豆一粒，傅以藥，按方位埋土中，取所貯漿染衣衣小兒，黃豆三日萌芽，小兒頭痛發熱；五日豆長，兒痘亦發；十日而萎，兒病隨愈。自言必驗。……卷二種痘條

據董氏三岡識略自敘云：「凡五年為一卷」，上文出第二卷，卷下注云：「己丑至癸巳」。即清順治六年至十年（一六四九一一一六五三）。此所記必在一六五三年以前，上距明亡，恰好十年。這是清初人記錄種痘最早的文獻。其痘衣法，也與金鑑以下諸書不同。他把所種的黃荳的生發萎謝為種痘全程的標準；自是原始時代的一種象徵的迷信，也可說明種痘二字來源的背景。同時證明那時還沒有痘漿及水、早諸苗的種法，所以董氏文中絕未提及，否則，董氏必有補充的文字說明之。

其次為漿苗階段。按正字通午集广部痘字下云：

痘瘡，方書胎毒也。有終身不出者。神痘法：凡痘汁

納鼻，呼吸即出。

此指用痘漿種痘法，蓋當時雖已有朱純嘏痘疹定論，而所種者，必流行痘漿種法。張璐之種痘說，亦先學痘漿，次言「早苗」，而後及痘衣。則以功效為先後。所謂神痘法者，係指其法始於峨眉山神人，及天姥或乩仙，三白真人等所傳。見定論，金鑑及種痘指掌等書。因當時多行其法，故為字書所錄。再取康熙十一年陶燿弋陽縣志所載黃旻曙徐成吉二人種痘法為證：

黃旻曙五十三都人，徐成吉五十五都人，得十全神痘法：以棉絮取痘漿之佳者，送入鼻內，及愈，有癍如真，往往靈驗。遠近皆聞風焉。十卷

由早苗而水苗，這是種痘法進步之一過程。自醫宗金鑑提倡用水苗後，漿苗之法幾廢。所謂苗者並非痘漿，而是痘痂，此點已有明確規定。鄭望頤種痘方：「夫苗者，取他兒之痘痂也，必要用種出之痘，發下之痂，謂之「種苗」。……若自出天花之痂謂之時苗」。朝鮮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七集卷六麻科會通引金鑑亦有「苗者痘之痂也」。即鄭氏所說的時苗也。本草綱目拾遺，於苗亦有區分：「夫痘痂曰苗，痘發曰花」。卷二藏香條所謂痘痂，即痘痂也。用痘痂為種，在方法上已大為進步，而水苗較早苗更為進步。它的收藏方法，也很嚴密，有近似今天牛痘苗的裝置，更不是痘衣和痘漿之近於原始階段了。至早苗製法，痘疹定論已有說明：

其法以光圓紅潤四字俱全痘痂研末，納於男左女右之鼻孔中，一歲之兒女，可用此痂三十粒於淨磁鍾內，以柳木作杵，研此痂為細末。……卷二種痘論

此為早苗法較早的文獻。至水苗則朱氏未有提及，蓋其時尚未發明。惟鄭氏種痘方，金鑑等書載之，即將痘痂落下後，用紙包好，案曾鼎痘疹會通卷「用烏金紙包」記明何日收得，收貯新瓶內，緊護其口。用時以清水研如漿糊，用新彈棉花裹所調痘屑，捏一小團如棗核大，塞入鼻孔，即得。醫宗金鑑的種痘心法要旨亦多取朱氏之書。但說種一次痘要痘痂三十粒，不免多得可怪了，金鑑改為一歲兒用痘痂二十餘粒，三四歲者用三十餘粒，仍嫌過多。惟鄭望頤種痘方用三四粒，似較近情。種痘方云：

至於下手種法，尤須詳慎，凡種一兒用痘痂三四粒，兩兒則六七粒。……與猶堂全書第七集第六卷引

種痘指掌，謂下藥丹數，與人年相配，自一歲三粒，至十歲十二粒而止的規定，嚴格說來，一兒用痘痲到三四顆，仍嫌過多，然鄭氏方及指掌已較痘疹定論及金鑑所規定的合理了。而朱奕梁種痘心法，則下苗輕重，視當時痘痲情況而定，他說，「厚大之痲，兩三顆足種一孩，薄小者二三十顆不嫌多也。大抵孩長而實宜加重，孩幼而虛宜減輕」。用苗輕重似亦較硬性規定多少粒一孩，為有伸縮性。在那時用苗多少，我們誠不忍用今天的學理去評衡它。此外鄭望頤對痘師說痘痲之外，尚須加藥為引的欺人勾當，亦給以無情的揭露。

四、痘苗的改進

種痘的好壞，多繫乎痘苗的好壞，此點痘疹定論、俞茂鯤種痘說、種痘法並見痘科金鏡賦集解卷二以下諸書已屢言之。但對如何使所種的痘苗毒性減低，這是定論、金鑑等書所未注意，也可推測到二書所說，近於原始的。我以為使痘苗毒性減輕的改良方法，其最早的文獻似首見鄭望頤的種痘方。他是極端主張用「種苗」，而「時苗」則須有條件才可使用：

至於種法，全在乎好苗。……若自出天花之痲，謂之「時苗」，此苗之中，有時行之氣，若不辨而用之，名雖為種，實與傳染他兒天行時痘之氣無異。此時苗之不可用也。……與猶堂全書第七集卷六麻科會通引望頤這些話，誠是十分警關。他接下又說，如要用此等「時苗」，亦必須有以下條件：

不知「時苗」之性，即選上好者，亦必要種過四五兒俱各順當者，其苗性始和平，方能與「種苗」相等。

因此，鄭氏對於保持種苗之不斷，主張採用如下方法：欲覓此等「種苗」，先訪有人家正在種痘之際，向彼明言其故，懇求四五粒，即可源源而種。或平日於同道種師內，相與一二位志誠老實者議明彼此互借，則亦可不斷。同上

這確是鼻苗種法之一大進步。因此，他更同意某些種師採用如下方法，所以接下又說：

亦有膽大種師，於五六月中，覓貧家壯實之兒，種之；不唯不索酬謝，反肯津貼銀錢。次遞傳種三四個兒

，延至七月，則苗亦可以不斷矣。同上

那時保持苗種不斷的方法，與牛痘初傳中國時邱熉之流用菓餌之錢，酬謝貧家痘兒，使痘苗不斷的情形，是完全相同的。可惜鄭望頤不知何許人？但書中有引費啟泰救偏瑣言，及據丁若燾麻科會通中列鄭氏書於醫宗金鑑之前，則他可能是康雍時人。

約與鄭望頤同時的俞茂鯤，亦主張用熟苗，而且說苗種遞傳愈久愈好。據說隆慶間太平府的痘苗，清初為溧陽人所竊傳，故極口推獎太平痘苗：

至近種花者寧國人為多。近日溧陽人竊而為之者亦不少。當日異傳之家，至今尚留苗種，必須二三金方得一丹枝苗。買苗後，醫家因以獲利。時當冬夏，種痘者，即以親生族黨姻戚之子傳種留種，謂之「養苗」。設如苗絕，又必至太平再買。所以相傳並無種花失事者。……種痘說

俞氏並嚴厲指斥那些痘師昧去良心，把天行痘痲作苗（敗苗）的危險！又據種痘法所說，知其亦用「水苗」。大概俞氏與鄭望頤是同一學統的。

由於當時已有「時苗」、「種苗」之別，嘉慶以前，在浙中已分出兩派種師，即一派用「時苗」，一派用「種苗」——一熟苗。朱奕梁種痘心法，在審時熟苗中說：

種痘之派有二：其一為湖州派，其法選時痘之順者，取其痲以為苗，是名「時苗」。種出之痘，稀密不常，時或有失。起於秋分之後，停止於小滿之前。蓋園利之所為，非仁人之用心也。其一為松江派，其法專用種痘之痲，以為苗，是名「熟苗」。種出之痘，稀密視乎胎毒之輕重，輕者，不過數顆，而毒已盡；即重者，亦不過二三百顆，從無通漿合眼諸苦；雖酷暑嚴寒，並無妨礙。良由其苗傳種愈久，則藥力之提拔愈清，人工之選練愈熟，火毒汰盡，精氣獨存，所以萬全而無患也。若「時苗」能連種七次，精加選練，即為「熟苗」，不可不知。

如朱氏之說，則松江派之種師，屬於鄭望頤、俞茂鯤的學統。此等選用熟苗作種，其原理與今之「卡介苗」相近，蓋接種愈久，則毒性愈減，牛痘發明人琴那之用牛痘接種人身，除了苗原及接種的方法不同外，它的原理與此完全相同，這是中國免疫學歷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！至湖

州派乃宗法醫宗金鑑的，由於金鑑只知道用「時苗」，危險性很大，因此金鑑的種痘，多有擇吉下種和禁忌等迷信的條例，如禁在四、五、六月種痘等。而鄭氏種痘方便無此項規定了。這因鄭氏選用「熟苗」之故。

嘉道以後，「熟苗」的好處，已為有識者所瞭解，故對那些懶惰不知養苗，只知騙錢的痘師，多加以批評。如王端履在重論文齋筆錄所說的，即是一例。筆錄云：

端履見近日痘醫，吝惜養苗之費，不復傳種。及至種之時，多嫌轉購貴，貽害無窮。……卷一第七禁上
端履在這裏，把不肯養苗的痘醫，和那些用「水痘苗充數」的江湖痘醫等量齊觀。從這裏我們也可看出：只知選用時苗的那類「御纂」和「欽定」的醫書——醫宗金鑑的聲價，在這方面，也大大地跌落了！

五、痘苗優劣和真偽的選擇

種痘也如莊稼的選擇種子，有好的痘苗，才可以種出好的痘。當時由於痘苗種類不一，和苗的本身大有好壞，所以選擇痘苗，為當時痘醫一大苦惱的問題。由於選苗的不善，種後有出有不出，或出而重出之事。種痘雖出而重出，其絕對多數，固應歸咎於痘苗；但事實上患過天花的，仍有重患的例子，我們皆知法王路易十五，他原是一位麻子帝王，這是患過天花的確鑿證據；但後來他竟又因患天花而死了。在中國我也找到同樣的例子：據十五世紀時人郎瑛說，他的朋友陳敬亭之子，患過二次天花。詳見七修類稿卷六痘瘡條那時中國尚無種痘之法，郎氏的話，當屬可靠。因天花無終身免疫性，故有再種的例子。

但由於當時種過痘的而重患天花的例子疊出，如嘉慶十年（一八〇五）湯公恩述證見種痘真傳說：他第四弟種痘既種而出。後感天時而復出。又說：他的鄉人在數十年前種過痘，近有復出的。因其再出，所以種痘的推行便受到阻礙了，這確實多數屬於痘苗的關係。也有免疫力容易消失的人，和由於痘醫所用的痘苗不同，各是地爭論着。如前所說，醫宗金鑑，它是極力推崇「水苗」而排斥其他的苗種的，所以水苗大為風行；這因金鑑是一部「欽定」一類之書之故。但江西派的痘師，却仍固守朱純嘏「早苗」之法，對後起的「水苗」表示懷疑並加以抨擊。如

會鼎說：

……近時竟有一等種痘者，取淺氣薄苗，再以藥水製去其性，名為「水苗」。遍遊種痘，痘發數粒，十日之內，圓滿收功；以此欺人，而取人財物。誰知藏府之毒，未能發透，每逢天行之年，感而復發；其父母以為種過，不疑其為痘症。……俟痘發出，或作麻疹治之。至於大貫之時，方知是痘，其害大矣！……痘疹會通卷四附取苗種痘法

會氏書成於乾隆五十一年（一七八六）。他的話，可代表當時使用「早苗」的痘師之立場和觀點；他不知「水苗」有它進步的一面：「水苗」性質比較和平，不似「早苗」的悍烈；故易於推行。況水苗只有江湖醫師用藥水製去其性，真水苗並不如此。然「早苗」得驗比率較高，故乾隆時民間多數尚僅知「早苗」。如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三也說到種痘，而僅及「早苗」的種法。事實上，「早苗」的歷史，一直延長到民國初年，才告結束。

嘉慶時有一不著撰人的種痘指掌，前有嘉慶戊辰（十三年即公元一八〇八）黃廷鑑序於選苗方面，極為重視。它對「漿苗」，仍有好感；說它有百種百發的效率。也重視「神苗」——「熟苗」，而嚴視「時苗」。它又把不可種的痘苗，分做野苗、禍苗、險苗、雜苗、過痘之苗、①病苗、毒苗、火苗等。我以為它在鼻苗歷史上的選苗方面，已做到能辨別優劣的地步了。

選苗固有如鄭望頤種痘方以下諸家所說的那樣重要，而那些痘師，也正如西諺「黃金，是醫家的興奮劑」一樣他們竟有意的以假苗，水痘苗冒充種苗來屠害嬰孩。此事王端履會親見之：

……又有點者，以水痘苗充數，亦能灌漿結膿，誑人酬謝；其父母方以兒痘已出，可保無虞，不知一過天災，仍罹劫數，忍心害理，莫此為甚！故種痘以揀苗為第一要事。……重論文齋筆錄卷一

在傳統社會中，這許多喪失人性的江湖痘師，所做危害嬰孩生命的勾當，當時政府既無此項醫師管理的法規，除了有心人作了道德上的譴責外，只好任他們無止境地亂幹下去了，這是那時代的悲劇。

①按即過期失效的痘苗。